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7月,第36卷第4期,Jul.,2006,Vol.36,No.4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NWU

【中国思想史】

张载对冯友兰思想的影响

王宝峰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通过考察冯友兰的系列哲学著作,其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境界说,“人生四境界说”,尤其是“天地境界”思想的提出,是他对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贡献。考察冯友兰一生对“天地境界”问题的研究,张载的《西铭》和“民胞物与”思想是冯友兰“天地境界”思想的重要来源;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横渠四句”对他的人生理想、学术信念以及境界学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张载;冯友兰;思想影响**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6)04-0135-04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新儒学,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勱、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其早期的代表人物。面对传统学术体系的全面崩溃和妄自尊薄、惟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风潮,他们饱含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命感,以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程、朱、陆、王思想为主干,吸收改造了西方思想,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和重建。其中,尤以熊、梁、冯、牟等人代表,建立了完整而有创造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堪为新儒学的代表。就对传统儒学“道统”的继承而言,冯友兰与熊、梁、牟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熊、梁、牟等人主要推崇陆、王,归本心学,而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则主要是“接着”朱子的理学来讲的。

所谓“接着讲”是和“照着讲”相对而言的。冯友兰认为,哲学史更多的是“照着讲”,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哲学创作则是“接着讲”,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按这一标准,冯友兰的“三史”:《中国哲学

史》(上下册)、《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可谓“照着讲”的成果;而“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构成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则是他“接着讲”的创获。在西方思想资源方面,“新理学”主要借鉴了柏拉图哲学和欧美新实在论。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一般认为,“新理学”主要是“接着”朱熹一派的理学思想在讲,特别是继承了朱子关于理、气等的观点。而当我们从人生哲学,尤其是人生境界学说和学术信念方面来考察“新理学”时,发现张载对冯友兰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

新儒学诸家中,对人生境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主要有冯友兰的《新原人》中的“人生四境界说”和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的“心通九境说”。唐的“心通九境说”,举凡科学、政治、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等思想,都被归入不同的境界,进行详尽的分析。相比之下,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则以简明而深刻的阐述,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5-05-26

作者简介:王宝峰(1968-),男,陕西宝鸡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攻方向:宋明理学。

事实上,关于境界问题的思考,贯穿了冯友兰一生哲学活动的始终。从“境界”一词的提出到天地境界思想的成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整体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 20世纪30年代左右。以《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中国哲学史》等为代表,主要讨论了境界以及中国哲学神秘主义特质的思想境界问题。2. 20世纪40年代左右。以“贞元六书”为代表,提出并逐步完成了其人生四境界说。标志冯友兰境界说成熟的作品,是1943年出版的《新原人》。此书详尽而明晰地阐述了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学说。3. 晚年定论。《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简要地回顾、总结了其境界学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中,更自觉地以精神境界作为一条主要线索,讲述中国哲学史。认为围绕如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来展开各自的学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

冯友兰曾说:“总起来说,‘境界说’是新理学的中心思想。”^{[1](P53)} 陈来认为:“新理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形上学,一是境界说。冯友兰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了境界说。”^{[2](P307)} 在《新原人》所提出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等四种境界当中,学者普遍推崇其中影响最大的天地境界。如蒙培元认为,“在四种境界中,最值得重视也最富有哲学意义的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不仅是四境界中的最高境界,而且是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的最后完成。只有进到天地境界,才算真正实现了最高理想,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3](P391)} 从学者及冯友兰本人的评价来看,人生境界学说,特别是天地境界思想的提出,是新理学思想体系“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最大创获,也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因此,深究天地境界的思想来源,将有助于深入地理解冯友兰“接着讲”的具体内容及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意义。

三

《三松堂自序》论及天地境界时,特别提到了张载的《西铭》:“这篇文章的头几句是全文的前提,代表一种对于宇宙的了解。从这个了解出发,就可见,作为人类的一员的‘吾’所作的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事,都与‘其’^①有关,因此就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从这个了解出发,也可见作为人类的一员的‘吾’的遭遇的顺逆,幸不幸,也都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从

这种意义,《西铭》可以得出结论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从哲学看,张载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明道德的行为可以有超社会的意义,用《新原人》的话说,是说明天地境界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是天地境界。程颢兄弟都很称赞这篇文章,他们说,有了这篇文章,可以省许多言语。省了什么言语呢?省了说明什么是天地境界的那些言语。”^{[4](P253)} 冯友兰将《西铭》的思想,誉为人的“安身立命之地”,将其思想境界等同于天地境界,并认为《西铭》之作,高度概括了天地境界的内容。结合天地境界在新理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张载对冯友兰思想的影响,就不得不引起应有的关注。

《西铭》原名《订顽》,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1020-1077)的一篇哲学名文。这篇仅有253字的短文,概括表达了张载的宇宙观、人性论、道德论、人生观及政治观。该文远绍洙泗正统,近辟佛老之学,在吸收、改造先秦汉唐儒学思想的基础上,重建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奠定了宋明理学的规模,是宋明理学中一篇具有纲领性的著作。自北宋二程表彰至今,《西铭》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被视为“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的理学经典,成为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具有同等地位的儒家经典之一。

通过考察冯友兰的著作,不难发现,《西铭》对天地境界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新理学》第10章“圣人”以及《新原人》第7章“天地”都论及了《西铭》所达到的境界问题:“从对于天之观点看,则人之道德底行为,乃是尽其宇宙的一分子的责任,即是尽人道。若从此观点看,则人之行道道德底事,即是‘事天’。张横渠《西铭》即是从事天的观点,以看人之道德底行为。”“尽人职尽人伦底事,是道德底事。但天民行之,这种事对于他又有超道德的意义。张横渠的《西铭》即说明此点。……照我们的看法,此篇的真正底好处,在其从事天的观点,以看道德底事。如此看,则道德底事,又有一种超道德底意义。”^{[5](P208,631)} 可以看出,冯友兰认为,《西铭》所讲的“事天”,即是以“知天”所得的宇宙观点看待人的道德行为时,赋予道德行为的超道德的意义。《西铭》所达到的境界,就是天地境界中“事天”这一层境界。从《新理学》“圣人”一章开始,直至《新编》,

① 指乾坤、天地。本文作者注。

凡论及事天境界,必提《西铭》。天地境界中“事天”的内涵,基本都表述为上述内容。

《新原人》中讲到天地境界由低到高,依次分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等四层。其中以同天为天地境界的最高造诣。“人惟得到此境界,方是真得到天地境界。知天事天乐天等,不过是得到此等境界的一种预备。”^{[5](P635)}可见,只有到达同天,才算真得天地境界。而冯友兰认为,张载“民胞物与”就是讲同天境界的:“《西铭》所讲的就是这种精神境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体天下之物’的注解。人是自然的异化,从自然生出,而又与自然相对立。社会是人的异化,是人所组织的,而又与人相对立。这两种异化都有其斗争和统一的方面。就其统一方面说,把对于社会的道德行为理解为对于宇宙的道德行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人能理解这些道德行为,就不只是道德行为,而且有超道德的意义。这些超道德的意义就使有这些理解的人的精神境界比道德境界又高一层,而成为天地境界。这是我在《新原人》中所作的分析。照这个分析,天地境界又有四个层次:知天、事天、乐天、同天。《西铭》所讲的是事天,张载在别处所讲的‘同天人,合内外’是同天,这些道理都不能只作为一种知识讲。若专作一种知识讲,那还是与人的精神境界无关。”^{[6](P158-159)}

实际上,张载的精神境界,是由超越闻见之狭,能体天下万物的“大心之知”、“诚明所知”而得到的一种“性与天道不见乎大小之别也”^{[7](P20)}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能体验到“民胞物与”、天人合一。显然,张载的人生境界说和冯友兰的境界说,有着不同的时代问题和不尽相同的内容。同时,冯友兰也多次以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程明道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来说明“同天境界”,但是,总体而言,天地境界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还是来源于张载的《西铭》和“民胞物与”的思想。

四

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明理学家以至于宋以后历代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理想，它对冯友兰境界学说和其一生学术信念，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冯友兰对“横渠四句”有独特的理解：“为天地立心”，他用“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解释这句话：没有人，宇宙万物不被人了解、赏识，这就是“长

如夜”，相反，宇宙万物如被人了解、赏识，就不是“长如夜”了。“地球上的山河大地是自然的产物，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他就为天地‘立心’了。人所立之心，是宇宙底（所有格）心，不是宇宙的（形容词）心。”^{[8](P246)}所谓“宇宙底心”，是指“天地是没有心的，但人生于其间，人是有心的，人的心也就是天地的心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世界是没有思维的，人的脑子是物质组织的最高形式。脑子的活动是思维，思维也是物质活动的产物了。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他能思维，他有心。‘为天地立心’，就是把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最高的限度，天地间的事物和规律得到最多和最高的理解”^{[6](P159)}；“为生民立命”，指儒家对“命”的态度。“儒家所谓‘命’，是指人在宇宙间所遭遇的幸或不幸，认为这是人所不能自主的。……人在宇宙间所遇到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9](P247)}；“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指在道德及天地境界中的人，与往来古今打成一片，自己觉悟到他所做的事，无论大小，都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于此意义中“他自觉他在精神上，上与古代相感通，下与后世相呼应。”^{[5](P692-693)}这种自觉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因为，“对于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也无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9](P247)}。

“横渠四句”对冯友兰的影响，贯穿了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在奠定冯友兰学术地位的《中国哲学史》“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软？是所望也。”^{[8](P自序二)}再看《新原人》自序篇首的这一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家国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5](P自序)}

《新编》中,对“横渠四句”集中的论述有两次:第一次在全书的第53章“道学的奠基者——张载”,认为“横渠四句”是“‘大其心’的人的志愿”,“明白了这四句话,也就懂得《西铭》了。《西铭》只是就人所共知的宇宙说明人所应该对它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大其心’的结果,并不是什么迷信,也没有什么神秘的。”^{[6](P159)}第二次是在《新编》全书的总结中,冯友兰认为人的素质的提高,就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其详细的内容,张载已经在四句话中说清楚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四句中的那四个‘为’字的主词,可能是张载本人,也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哲学。”^{[9](P245-246)} 尤注意的是,冯友兰《新编》宏著的最后一句话是:“乱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9](P254)} 冯友兰晚年常讲“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他学术工作的意义。联系“横渠四句”在他一生学术活动的各个阶段对其思想的影响,又显然可见,“横渠四句”是冯友兰从事学术活动的理想和重要精神支柱。

此外,冯友兰运用张载哲学体系中“和”的范畴,阐述了自己关于“仇必和而解”的辩证法思想。冯友兰认为,张载《正蒙·太和》中,“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提出了“和”的观念,体现了对立面矛盾统一的局面:“两个对立面矛

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冯友兰确信’,‘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9](P251-254)}

综上所述,《西铭》和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是“天地境界”思想的重要来源,“横渠四句”对冯友兰境界学说、学术信念和理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考虑到冯友兰境界学说,尤其是天地境界学说在新理学思想体系以及中国近代哲学史中的地位,可以说,冯友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接着”张载来讲的。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四十年的回顾[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2] 陈来.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3] 蒙培元. 心灵超越与境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5] 冯友兰. 贞元六书(上、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6]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8.
- [8]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9] 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刘欢]

Zhang Zai's Influence on Feng Youlan

WANG Bao-feng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phere is the core of Feng Youlan's living philosophy, in which four spheres of living, especially transcendent sphere are discussed. It is admitted that the theory of transcendent sphere contributes greatly to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whole academic works of Feng, we can see that, in a great sense, the transcendent sphere stems from Zhang Zai's *Western Inscription* and his thought of uniting nature and human; From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Four Sentences of Hengqu has a deep influence on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ideal and the values of living. It also supports the faith and ideal of Feng's academic study as well as his theory of sphere.

Key words: Zhang Zai; Feng Youlan; the Effect of Thought